

漢

書

二五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

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

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

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

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

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

愛幸幾代太子

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

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

前漢書卷五十二
佑太子頗有力焉

師古曰佑助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

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

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

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

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輾也蹂入九反躪音蘭

老弱號呼

師古曰呼火故反

長安中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

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

師古曰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

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僞也

不宜令上城重鵠百姓

師古重百姓直用反

上廼止有頃長安中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

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尺餘身體鵠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丞相商坐未央廷中

單于前拜謁商

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此具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

守

如淳曰連昏者督家之督親也

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

問

如淳曰部屬猶老次
老次其屬令治之

鳳以曉商

師古曰告語也

曰災異天事

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商不聽

音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

師古曰重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

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

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

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

所中

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爲援廼因新幸李

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曰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

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曰蝕咎下朝者

文穎曰令

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胡稼反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對史丹也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師古曰

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遺票輕吏微求人罪

師古曰票疾也微謂

私求之也票煩私反又匹妙反

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

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

師古曰傳謂傳婢也

奴殺其私

夫疑商教使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教通者

章下有司商私怨懟

師古曰

曰對直類反

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

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

師古曰迕逆也

爲女求去商不

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

師古曰遠離女

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

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

道因李貴人家內女

師古曰詭譎也

執左道以亂政

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

不誣罔諄大臣節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故應是而日蝕周書

曰以左道事君者誅

師古曰誅誅書也

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

右肱

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

往者丞相

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

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

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

今商無

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

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

身位三公宗

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

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

晉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
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
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
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

師古曰幾
鉅依反

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

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

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

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

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讐

師古曰讐告斥其
罪也音居謁反

而欲

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

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

折足之凶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

覆喪其實餗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

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

以來未有懲茲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

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

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

行之一人

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

以翼國家

師古曰翼助也

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

師古曰回褒也辟讀曰僻執

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

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孟康

曰若虛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上表示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商敎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毆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
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
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音以法誅
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
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
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
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
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
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

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立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
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
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
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
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
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
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
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

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鼙鼓殿下

師古曰鼙鼓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

天子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

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頽撻持益反一曰撻

也音丁歷反

聲中嚴鼓之節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

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

新

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蓄故事

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

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

曰笑古笑字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游學相哀大

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

上望見太子感

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衰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

責謂丹

師古曰謂者告語也

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

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母涕泣感傷陛下

師古曰屬之欲反

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爲

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

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

師古

前漢傳五十二
計所出
曰不知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

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覘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

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

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

餘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託爲臣子

見定陶王稚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

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

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

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息中戀戀亦何不念

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

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

師古曰安焉也

丹即却頓首

愚臣妄聞罪當死

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

上因納謂丹曰吾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

師古曰寢漸也還者言當遂至崩云也還讀曰旋

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

師古曰道讀曰導

丹噓唏而起

師古曰噓音虛唏許既反

太子

由是遂爲嗣矣元帝音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

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

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

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

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

丹